

<<不祥的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不祥的蛋>>

13位ISBN编号：9787532125395

10位ISBN编号：7532125394

出版时间：2003-06-01

出版时间：上海文艺出版社

作者：(前苏联)布尔加科夫

页数：116

字数：75000

译者：戴骢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不祥的蛋>>

前言

时间是有独立人格的伟大力量。

一部苏联文学史足可佐证。

在布尔加科夫生前，未必有人会把他视作俄罗斯经典作家。

诚然，在20年代中期，他曾取得成功，揄扬纷至沓来，然而只是昙花一现，继之而来的是对他的猜疑、攻讦，乃至抄没手稿，剥夺谋生权利。

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他的创作进入全盛期，然而写出来的作品却无一能够出版。

人们不再提及他，既没有人批评他，更没有人赞扬他，他被忘却了。

除了他早年的剧作《土尔宾一家的日子》偶在剧院上演几场外，他似乎已无声无息地从文坛消失。

布尔加科夫生前是寂寞的。

二十年后，进入60年代，斗转星移，人事更迭，布尔加科夫从无声无息中走了出来，开始享用身后的哀荣。

他生前未能面世的作品终于陆续发表，尽管编辑部对这些作品横加删改，但是富有经验的苏联读者还是从夹缝中领悟到了作者的匠心，与之共鸣，一唱而三叹。

苏联的文学官员、批评家，如其时任苏联作协领导的苏尔科夫等人，审时度势，称布尔加科夫为“在革命年代从事写作的20年代苏维埃作家”，不过留有但书：“但是就世界观的坚定性和创作视野的广度而言，布尔加科夫不如他的大多数同时代人。”

又过了二十年，到了80年代，以西蒙诺夫为主席的“布尔加科夫文学遗产委员会”根据布尔加科夫的遗孀叶莲娜·谢尔盖耶芙娜亲自编辑、整理、校定的手稿，于此二十年间不加删改地出齐了布尔加科夫的作品，使世人清晰地认识到布尔加科夫创作的价值。

于是布尔加科夫告别了他人60年代初为他安排的“副册”的位子，阔步走入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蒲宁等俄罗斯文学巨人的行列，看来，这才是他永恒的归宿。

布尔加科夫的名字理应厕身其间。

与此同时，世界许多国家不惟翻译布尔加科夫的作品，还出版了大量探讨、分析他的小说和剧作的学术著述，先后三次召开他的长篇小说《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国际讨论会，形成了“布尔加科夫学”。

据俄罗斯文学评论家拉克申说，美国正在筹备“二十世纪先贤祠”，以纪念这一百年来最杰出的人物，有两位俄罗斯作家人入围，其中之一便是布尔加科夫。

悠悠岁月将布尔加科夫蒙受的冤抑和羞辱洗雪一尽，使他的文学才华重见天日。

呜呼，时间何其公正乃尔！

布尔加科夫的全名是：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布尔加科夫，1891年5月15日生于基辅。

父亲是基辅神学院教授、宗教史学者，母亲是世俗学校教师。

这对夫妇生有三子四女，米哈伊尔排行第一。

这是个祥和、民主、好学、自尊、热爱艺术、追求真理、崇尚思考、鄙薄媚世、不畏权势、淡泊名利的知识分子家庭。

米哈伊尔在这样的氛围熏陶下，自小喜爱音乐、戏剧、小说，尤其是果戈理的讽刺小说，养成了刚正不阿的性格和敏锐尖利的眼力。

1907年米哈伊尔的父亲死于肾硬化，这是一种遗传性疾病，三十三年后，米哈伊尔也因这种恶疾发作而弃世。

父亲亡故时，米哈伊尔尚在基辅第一中学读书，成绩平平，因为他把绝大部分精力都用于阅读古典文学作品了。

可是这位文学爱好者1909年中学毕业后，却考入基辅大学攻读医学。

……

<<不祥的蛋>>

内容概要

本书是由布尔加科夫，俄罗斯二十世纪集讽刺作家、幻想题材作家、现实主义作家的天才于一身的文学大师。

在美国为纪念二十世纪文化名人而编的《二十世纪文库》中，有两位俄罗斯作家入选，其中之一就是布尔加科夫。

本书是一部幻想荒诞小说，也是作者的成名作。

小说描写动物学家佩尔西科夫发现了“生命之光”。

但是由于阴差阳错，一批巨大的怪物似的蟒蛇、鸵鸟和鳄鱼被繁殖出来，这批声势浩大的怪物所到之处尽遭毁灭性的破坏，直至逼近莫斯科……“生命之光”变成了“死亡之光”。

动物学家和他的助手被惊惶、愤怒的人们乱棍打死，科学实验室也遭到彻底毁坏。

在幻想荒诞的事件下面，作者毫不掩饰自己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和讽刺。

前苏联文豪高尔基曾称赞本书作者写得非常机智与巧妙！

<<不祥的蛋>>

作者简介

米·布尔加科夫（1891～1940）俄罗斯作家。

出生于乌克兰基辅市一个教授家庭。

自幼喜爱文学、音乐、戏剧，深受果戈理、歌德等的影响。

1916年基辅大学医疗系毕业后被派往农村医院，后转至县城，在维亚济马市迎接了十月革命。

1918年回基辅开业行医，经历了多次政权更迭，后被邓尼金分子裹胁到北高加索。

1920年弃医从文，开始写作生涯。

1921年辗转来到莫斯科。

1920年开始在《汽笛报》工作，发表一系列短篇、特写、小品文，揭露并讽刺不良社会现象，以幽默和辛辣的文风著称。

1924～1928年期间发表中篇小说《不祥的鸡蛋》（1925）、《魔障》（1925），剧本《卓伊金的住宅》（1926）、《紫红色的岛屿》（1928）。

1925年发表长篇小说《白卫军》，描写1918年基辅的一部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白卫军军官的思想行动。

1926年小说改编为剧本《土尔宾一家的命运》，上演获得成功，但也引起争论。

1927年他的作品实际上已被禁止发表。

1930年，在斯大林的亲自干预下他被莫斯科艺术剧院录用为助理导演，业余坚持文学创作，并重新开始写他一生最重要的长篇小说《大师和玛加丽塔》（1966）直到逝世。

其他著作有剧本《莫里哀》（1936）、传记体小说《莫里哀》（1962）等。

<<不祥的蛋>>

书籍目录

1 文学之狼——代序2 不祥之蛋

<<不祥的蛋>>

章节摘录

“亲爱的凤头鸡，宝贝疙瘩……嘍，嘍，嘍……喝点儿水吧。

”玛特辽什卡央求道，端着杯子跟着凤头鸡的喙转来转去，可是凤头鸡不愿意喝，它张大鸡喙，昂起头，开始咯血。

“上帝呀！”

”女客拍着大腿惊叫起来，“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儿？”

一口一口吐血。

要是我说假话，五雷轰顶，我活到今天还从没见过鸡会像人一样闹绞肠痧。

”这成了给可怜的凤头鸡送终的话。

话音刚落，凤头鸡便侧翻在地，鸡喙无力地扎在尘土，两眼翻白，后来终于仰面翻转，双脚朝天，不再动弹。

玛特辽什卡扯开破喉咙，放声大哭，碗里的水泼了一地，司祭太太本人——劳动组合主席也放声大哭，而那位女客则凑在她耳边，压低声音说：“斯捷潘诺夫娜，准是有人念了毒咒，不是的话，我把泥巴吃下肚去。

哪见过这种事！

鸡是绝不会生这种病的！

准是有人对你的鸡施了巫术。

”“我的冤家对头呀！”

”司祭太太朝着天空喊道，“他们不是存心不让我在世界上活下去”回答她的是一声鸡啼，随即有只羽毛蓬松、瘦骨嶙峋的公鸡侧着身子冲出鸡窝，活像被撵出小酒铺的发酒疯的醉鬼。

它恶狠狠朝两个女人瞪出眼珠，在原地踏着步，像老鹰那样扎煞着翅膀，可是并没有飞起来，却在院子里跑着打转。薄等嗣程薄竿辆志殖て账??徊?扌菘恕宥?馐品蚪淌诤筒?技勇宸蚪淌淞??约袄?扰滴?嫜??.....抗鸡瘟新措施即日出台！

.....”扩音器忽而狂笑而呜咽，像只胡狼。

剧院路、涅格林路和卢勃扬卡广场火树银花，一道道白光和紫光交相辉映，汽车扬起一团团灰尘，鸣笛声不绝于耳。

在好几堵墙壁上贴着巨幅告示，由刺眼的红色反光灯照明。

告示前挤满了人。

“鸡肉和鸡蛋含有剧毒，严禁居民食用。

如有私商在集市上出售鸡肉和鸡蛋，必没收财产，严惩不贷。

凡我公民，遇完了祷告，取下了挂在胸前的绣有十字架的长巾。

一张张好奇的脑袋挤在年代久远的栅栏上边和栅栏的缝隙之间。

悲痛欲绝的司祭太太吻着十字架，大滴大滴的泪珠沾湿了一张面额为卢布的黄颜色的票子，她把这张票子交给谢尔盖神父，神父望着票子叹了口气，说这都要怪我们触怒了上帝。

他在说这句话时的神态表明他深知是什么触怒了上帝，不过他没把话说出口来。

此后，街上的人群就散了，因为鸡归窠很早，所以谁也不知道司祭太太德罗兹多娃女邻居的鸡窝里一下子死了三只母鸡和一只公鸡。

书摘1 六 1928年6月于莫斯科 莫斯科亮如白昼。

灯火忽明忽灭，似在跳舞。

剧院广场上车水马龙，公共汽车白色的车灯和电车绿色的车灯交相辉映；在原先缪尔一梅尔丽兹公司九楼的加层建筑屋顶上，有一个用彩灯扎成的女人，她用手撒出一个个彩色字母，连缀为“工人贷款”等字样。

大剧院对面的街心花园里，晚上开放的五彩喷泉四围，人头攒动，嘈杂喧嚣。

而在大剧院的屋顶上，有只巨型扩音器在怪声怪气地广播。

“抗鸡瘟疫苗在列福特兽医学院取得辉煌成果。

今天死鸡量.....已减少一半.....”随后扩音器改变了音色，尖叫起来，剧院上空亮起一道绿光，

<<不祥的蛋>>

旋即又熄灭了，扩音器哑哑地说道：“防治鸡瘟非常委员会业已成立，成员有：卫生人民委员、农业人民委员、畜牧局局长普塔哈一波罗休克、佩尔西科夫教授和波尔图加洛夫教授……以及拉比诺维奇同志！”

……抗鸡瘟新措施即日出台！

……”扩音器忽而狂笑而呜咽，像只胡狼。

剧院路、涅格林路和卢勃扬卡广场火树银花，一道道白光和紫光交相辉映，汽车扬起一团团灰尘，鸣笛声不绝于耳。

在好几堵墙壁上贴着巨幅告示，由刺眼的红色反光灯照明。

告示前挤满了人。

“鸡肉和鸡蛋含有剧毒，严禁居民食用。

如有私商在集市上出售鸡肉和鸡蛋，必没收财产，严惩不贷。

凡我公民，应立即将其所藏鸡蛋，上缴区民警局，不得有违。

” 《工人日报》屋顶银幕上死鸡堆积如山。

穿浅绿色制服的消防队员们，提着闪光的消防龙头，把煤油浇到死鸡堆上。

接着，红色的火海沸腾于整个银幕。

淡色的烟朝四围扩散，并聚合为烟柱，腾向空中。

银幕上跳出火红的字幕：“霍登广场焚化死鸡。”

” 夜市十分热闹，许多商店虽说午饭和晚饭时间暂停营业，可一直要到深夜三点才打烊。

这些商店的橱窗灯火辉煌，而在它们中间，有几家招牌上写有“供应鸡蛋，保证质量”等字样的店，橱窗全被钉死，活像是瞎子的眼窝。

不时有标着“莫斯科卫生局救护大队”的急救车，凄厉地拉着警笛，超越笨重的公共汽车，打民警身旁飞驰而过。

“瞧，又是谁吃了臭鸡蛋，拉稀了。

”人群中有些好人在咕嘈说。

在彼得罗夫大街，名扬世界的“帝国之风”酒楼内，绿黄两色彩灯交相辉映，一张张餐桌上，在手提式电话机旁都放有一块酒渍斑斑的硬纸牌子，上书：“奉上级指示不出售鸡蛋类菜肴。

供应新鲜牡蛎。

” 在埃尔米塔什宫令人心旷神怡的幽暗的绿阴丛中，点着一盏盏中国灯笼，其火如豆，给人以凄惋的感觉。

可舞台上却灯光亮得刺眼，有两个讽刺歌手，一个叫什拉姆斯，一个叫卡尔曼奇克正在台上一面演唱由阿尔多和阿尔古耶夫两位诗人作词的讽刺歌曲，一面像跳踢踏舞那样敲着脚跟：哎哟，妈妈，

没有鸡蛋，叫我怎么办？以已故符谢沃洛德·梅耶荷德的名字命名的梅耶荷德剧院推出活动彩灯文告，说是不日公演由作家埃伦道克编剧的新剧《鸡瘟》，该剧由梅耶荷德的门生，共和国功勋导演库赫捷尔曼执导。

众所周知，梅耶荷德本人在1927年，剧院演出普希金的《鲍里斯·戈都诺夫》时，因为秋千连同站于其上的几名赤身露体的大贵族突然倒塌，而被活活压死。

在毗邻的水族宫内，在洒满霓虹灯光的绿色舞台上，正在演出作家列尼夫采夫的活报剧《鸡雏》，但见台上闪耀着半裸的女人的肉体，而台下则掌声雷动。

特韦尔街上，有一队马戏团驴子正在缓缓而行。

驴头两侧各挂一盏小灯，背上驮着灯光广告画，讲的是科尔什剧院将再度演出罗斯坦的（雄鸡）。

报童穿行于车轮之间，高声叫卖：“地下室里有可怕的发现！”

波兰准备发动可怕的战争！

！

……佩尔西科夫教授在做可怕的实验！

！

” 在原来的尼基京杂技场里，俗气的棕色舞台上散发出好闻的兽粪味。

马戏团小丑鲍姆满脸涂着白粉，对臃肿的穿着格子衣服的皮姆说：“我知道你干吗哭丧着脸！”

<<不祥的蛋>>

” “干吗？”皮姆尖声尖气地问。

“你把鸡蛋埋在地下，叫十五分局的民警给出土了。”

” “哈——哈——哈——”杂技场哄堂大笑。

笑得血液又甜又苦地凝住在血管里，连悬在年代已久的剧场圆顶下的秋千和救生网也被笑声震动了。

“啊——呷！”

”两名小丑齐声尖叫，一匹膘肥体壮的白马，驮着一个玉腿修长、只穿一套针织贴身衣的美女应声而出。

才情横溢、孤身一人、于一夜之间名声大噪的佩尔西科夫不看任何人，也看不见任何人，毫不理睬一路上那些嗲声嗲气地拉扯他、勾引他的妓女，管自在青苔街的人潮中挤出一条路来，朝练马场那口火红色的大钟走去，就在大钟下边，他低沉着头只顾想心事，和一个衣着极不人时的怪模怪样的人撞了个满怀，他的手指敲着了那人别在腰间的手枪木壳，好生疼痛。

“哎唷，见鬼！”

”佩尔西科夫尖叫起来。

“对不起。”

” “对不起。”

”对方回答说，声音很不好听。

在人潮中，两人好不容易脱离了对方的怀抱。

教授朝圣母街走去。

马上忘掉了刚才的碰撞。

.....

<<不祥的蛋>>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